

从职业革命者到工运领导人

刘文蔚, 陕西神木人, 1905 年生, 1921 年考入榆林中学, 1925 年经魏野畴、刘志丹介绍加入共青团, 1927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榆横工委书记、榆横特委书记等职, 期间重大事件有横山起义成功, 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 年后, 任黄龙地委副书记、大荔地委书记, 期间发动人民群众, 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解放东府。解放后, 历任中共陕西省统战部、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50 年 7 月当选省总工会首届主席。1952 年因故去职。1956 年 7 月复来省总工会工作。11 月中共中央批准其为陕西省总工会主席。连续当选省总工会三届、四届主席, 并担任省总工会党组书记。曾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省总工会工作的近 10 年里, 刘文蔚为陕西工事业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树立典型、开展竞赛、促进生产发展

从上任起, 刘文蔚顺应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十分重视树立先进、学先进工作和开展比学赶帮竞赛。1958 年 1 月, 省、市(西安)工会与省、市电台召开广播动员大会, 一批先进生产者 and 先进集体向全省产业职工发出“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倡议。得到全省产业职工热烈响应。1959 年, 省总工会与团省委联合向全省推荐陈俊德等三个先进小组, 全省“比指标、比措施、比干劲、比协作、比安全”的劳动竞赛持续发展。1960 年, 省总工会全省职工响应省委号召, 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百万红旗单位和百万红旗手运动,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刘文蔚也为赵梦桃小组的成长付出了努力。1963 年 4 月, 经省总工会酝酿、筹备, 省委、省人委在咸阳召开赵梦桃小组命名大会, 会后省总工会集中力量宣传赵梦桃小组, 号召全省职工“向雷锋学习, 向赵梦桃看齐”, 使赵梦桃小组在全省工矿企业家喻户晓。同时省总工会还进一步开展争创“五好企业”, 争当“六好职工”竞赛, 涌现了一批好企业、好班组、好职工。

1964 年初, 刘文蔚决定, 省总工会先后派两批干部下到西安火车站和延安蟠龙蹲点数月, 总结了西安铁路局“六三一”机车包乘组和蟠龙供销社的经验, 写出了《钢人铁马》等两篇长篇通讯在《陕西日报》发表, 并配发了社论, 这两个先进单位的事迹在全省影响很大, 成为正在开展的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助推剂。1965 年 5 月, 省总工会召开座谈会, 倡议全省班组开展“学 631, 赶 631”活动, 各行业职工积极响应。1964 年至 1965 年, 全省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23.9%, 轻重工业比例开拓平衡, 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关心群众生活 解决职工吃饭穿衣问题

六十年代初, 职工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省总工会两次向省委写出关于工矿企业劳逸结合的报告, 省委两次批转严格执行。省总向全省职工发出公开信, 号召支援农业, 大种秋菜。省委批示各企业限期完成种菜任务。刘文蔚更是在各种场合大讲种菜。省总工会组织开展“红食堂, 红管家、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文蔚

巧厨师”竞赛, 尽可能实现职工在低标准、瓜菜代的情况下吃饱、吃够定量, 吃得干净卫生。仅 1961 年后半年经纺织、铁路等 8 个产业统计, 共办农场 223 所, 种菜 14411 亩, 种粮 34660 亩。平均每 20 人养猪一头, 30 人养羊一只, 另有鸡、鱼、兔等禽畜。刘文蔚为省总工会机关要来黄龙、大荔、郭家村 3 个农场, 进行农副产品生产。

为帮助职工度过困难, 从 1962 年四季度到 1963 年, 经刘文蔚向全总、省委请示, 省总工会下拨困难补助款 1060 万元, 连同省以下各级工会自筹补助款共达 1500 万元。这笔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亿元的款子先后补助职工达数十万之众。同时经向省政府申请, 经工会系统补助职

万元的省工会办公大楼竣工, 老关庙家属楼也随之告竣, 两座大楼经 40 多年风雨, 如今仍在正常使用。

1956 年省工会给西安、宝鸡、咸阳、铜川等城市拨款 148 万元帮助建设文化宫、俱乐部。到是年底, 全省有地方性文化宫俱乐部 18 个。1958 年到 1959 年, 西安市建俱乐部 7 个。刘文蔚找到副省长惠世恭, 为建这些俱乐部要来了钢材指标。从 1963 年起, 在刘文蔚主持下, 省总工会扶持一批县建立工人俱乐部。刘文蔚亲自跑了几十个县。经过共同努力, 到“文革”前, 全省共建县以上地方文化宫、俱乐部 98 个, 基本奠定了全省文化宫、俱乐部的大格局。(当前全省有地方文化宫、俱乐部 100 个)

1956 年 1 月, 经省委宣传部同意, 将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西北工人》杂志改



1960 年刘文蔚与王晖在青岛

肝胆宁忘一寸丹

——记省总工会第一、三、四届主席刘文蔚

□文·图/白仲谦



1949 年大荔地委领导成员合影(中为刘文蔚)

工防寒棉布 60 多万公尺, 棉花 6 万公斤以及大量残次棉布、服装和针织品。这些救人于难的雪中送炭之举, 受到广大职工热烈拥护。如今说起当年 1500 万补助款一事, 一些老工会干部仍感叹不已。

奠定省总工会产基础

刘文蔚复来省总工会之时, 省工会已着手盖莲湖路办公大楼和老关庙家属楼。关于当年刘文蔚为这两座楼建设资金的事, 如今还为一些工会老人手所乐道。他亲自跑来盖楼资金。1958 年花费近 40

为《陕西工人报》, 由《陕西日报》编委会领导。

1957 年 1 月, 《陕西工人报》交由省工会联合会领导主办。鉴于《陕西工人报》办报人员缺乏的状况, 是年下半年, 刘文蔚与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后, 从《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来一批新闻工作者, 充实到《陕西工人报》社, 该报办报力量大为增强, 1960 年 10 月, 鉴于困难时期的形势, 《陕西工人报》停刊, 共出版 462 期。1983 年 1 月, 《陕西工人报》复刊。

“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四人帮为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 由康生操纵, 于 1967 年 3 月炮制了耸人听闻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 在全国刮起抓叛徒恶风。刘文蔚一夜之间被划为“叛徒”, 遭受批斗殴打。7 月, 刘文蔚被投进秘密监狱, 1971 年被遣送大荔农场劳动。1974 年 10 月,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967)96 号文件精神, 将刘文蔚按叛徒“清除出党; 永远不准重新入党, 由长安县革委会每月发给生活费 50 元, 交当地公安机关和群众进行监督改造”。随后刘文蔚因身体受摧残而病倒。在粉岭“四人帮”不久 1976 年 12 月含冤去世。1979 年 4 月, 中共陕西省委对刘文蔚彻底平反昭雪, 认定刘文蔚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坚持真理, 光明磊落, 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 工作积极, 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是党的好党员, 好干部, 并补上了追悼会。

结语

刘文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不懈奋斗。在革命年代, 他搞过工运、农运、坐过敌人的牢, 做过党的高级干部, 还指挥过部队; 在省工会工作的十年里, 他做了许多有益工会事业和职工群众的事。从他的身上, 后人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为把陕西工事业推向新的境界, 有赖于继承者的群公。

读书人语

京城淘书记

二十年前刚迈出校门首次赴京公干, 一呆便是几十天, 逛过故宫、颐和园的同行陕人们或牵儿挂女或想起“油泼粘面”、“羊肉泡馍”而纷纷发生倦鸟之思。独余凭着一张月票和百十元出差补贴, 整日价早出晚归徜徉在京城各处大小书肆野摊之上, 大有刘阿斗乐不思蜀之感。直到最后人家带着在西单、王府井采购的“长城风衣”、茯苓饼满载而归时, 我的箱包装满书外, 还用牛皮纸打了两大捆。迄今书架上的《荆棘丛集选集》、《果戈里选集》、《激荡的百年史》诸书, 都是当年的牙遗。

自从发现北京有诸多的淘书去处, 只要一有赴京的机会就奋勇争先。往往是在人车上, 心思全在那些书友们传言中的购书场上。有年作为某刊特约记者被邀去东北开会, 归途在京转车仅有半天时间也忙去淘了一堆书。架中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是一次开会期间在宾馆商品部发现, 四大册还是当初的 5 元;《契诃夫小说选》我无下册, 就是这次仅用 3 角钱补齐的。然而由于在一旁单位打工赴京机会少之又少, 自费无钱忙于讨生活又无闲, 每每为觅诸报端的北京五一、金秋等众多书市的消息无法前往徒生遗憾, 此滋味当只有好妖烧的靛女错过一件心爱时裳、餐餐之徒错过一场盛宴者方可体味。

近年来, 由于商品经济侵蚀, 京城一家家书肆消失了, 一处处地摊随同胡同被赶得无影无踪了, 特别是书价暴涨, 即使淘得一本好书也每每被背面的天价吓得目瞪口呆, 把玩良久往往以快快离去而告终。甲申年来, 因机缘得以赴京, 在短短几日寒雪狂风中又过了一把淘书瘾。

甫下火车西客站外“拉客”者无数, 但见“前门”相招徕, 由于距离琉璃厂近的下意识地作祟便下榻于西河沿每位 20 元的小旅店, 然而淘书首战便告失利, 海王邨中国书店是我每每必到之处, 这次由于折返至半路便以状态, 已经干戈大平, 而旧书部里昔日定价几毛甚至半角动辄以十乃至百元要价, 直逼文物已不感惊诧, 面积也由当年见到的几百平米后来几十平米萎缩成仅有几架书。几经搜寻还算小有斩获, 值得一记的是以 10 元购得《刘禹锡全集》, 只是影印太差, 字迹斑驳模糊; 昔日不值一哂的《太上感应篇》由于索价仅一元也就收入囊中。周围其它几家书店, 有的消失了旧书部, 有的仅有一两架书的治印卖画作坊。睹此不由感喟不但明清以降文人巨子眼中的琉璃厂早备无踪迹, 就是比起前些年也大有今不如昔之叹。

“礼失求诸野”, 不料此话应验了此次淘书之旅。临近回前日陪人去城外北大, 从车上发现了知名的“万圣书园”, 琳琅满目的图书与沉浸其中的老少读者直觉书香扑鼻而来。前年半价未购失之交臂抱憾至今的《蔡元培全集》, 这里仍为全价, 考虑到搬动的不易最后仍是放回架上; 在一楼降价部购得一本翟晓光编的思想随笔, 近五百页售价仅一元, 从目录见收有钱理群、朱学勤、秦晖诸先生的几篇大作就叫人感到物超其值。《告别乌托邦》久闻其名, 而煌煌三大卷在此店仅以 15 元获得, 殊出人意料之外。

薄暮时分, 与游园归来的张君会齐自东门进入北大。方知映眼帘的所谓“一塌糊涂”的一塔原是水塔, 而大名鼎鼎的“未名湖”只是一个小小水洼, 上面有人在溜冰, 不勉感到有些失落。在末名湖畔以塔为背景匆匆留影过, 忙在北大找书店。可惜最大的一家因装修而歇业; 在邮局旁从一家私人小店以三折购得韩石山的《徐志摩传》, 再到位于地下的博雅堂书店竟发现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前不久方在《书屋》杂志上看到相关介绍, 而今在五四发源地购得此书, 结账时又是八折优惠, 连忙让售书的店员小盖盖章纪念, 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

提着一大包新旧书籍, 离开北大校园时天已全黑。凛冽西风中想到此日为农历冬至, 虽未随俗吃到饺子, 虽未来得及去逛早间知名的潘家园子, 但在严复、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诸先贤思想过的地方淘得一大笔精神食粮, 也算不虚此行。(秦野)

读书意趣

枕边有书心踏实

忙碌一天下来, 心里总是空荡荡的。到了晚间, 便必须读上几页书, 以填充那饥渴不已的胸膛。一日不如此, 心中就不踏实, 就难以维持必需的人生自信, 于是, 枕边便常常摆着一堆书。

先前读书, 多有些杂念, 逮住一本算一本, 枕头上便走马灯似地轮换着各类各式爱读或并不爱读又勉力为之的籍册。当然, 这其中有些可以为理性支撑, 使自己并未过分随波逐流的著作。例如自以为每月一次“加钙”的《读书》杂志, 是我常常反复阅读的书刊,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著作。

几年前, 遇上了一次无法躲过的困惑。这时, 一本过去不怎么起眼的《人生哲学》(笑对人生), 帮助我摆脱了许多忧虑, 恢复了我应有的自信, 并自以为对人生的理解有了相对广阔的视野。于是, 这部书在枕边陪伴了我许多时日。

有短短的一段, 为排遣思绪, 枕边堆上许多金庸、梁羽生等人的书, 夜以继日地过了一周, 当我再翻读一位朋友的一首诗时, 立即丈量出它们之间的距离, 我不得不弃去了这两位先生。现在有研究者专写文章夸赞武侠小说, 似乎成了天下第一, 我劝他们还是先读读米兰·昆德拉, 读几首泰戈尔或纪伯伦或迪金森的诗后再行判断。

枕边书, 因为易读, 自然常常是求其轻松的。但这轻松并非真无分量。例如汪曾祺先生的作品, 无论小说散文, 充以淡淡笔墨出之, 绝少气盖河山之气, 但内中却充满生机, 充满意趣……这不也是分量吗? 李霁野翻译的英国作家吉辛的《四季随笔》, 是一部很可玩味的集子。我在书中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多站站在书摊或书店的窗子前面, 为知识的欲望和身体需要二者间的冲突所苦……我在铺面上走来走去, 手摸着袋里的铜币, 眼看着书摊, 两种欲望在我内心争斗, 书买了, 我带了回家, 我看看书页饱享福。”

读到此, 我十分感动: 今天还有人在面包和书籍间做这样的选择吗? 这样的书能以“轻松”名之? 吉辛在这部书中为艺术下了这样的定义: “人生妙趣的满意而且持久的表现。”这“妙趣的表现”是物质生活满足后必定要持久追求的, 不可把它们看轻的。(简瞻)

序跋录存

《长安书声》后记

编辑“三秦文化丛书”的朋友, 日前嘱我编一本小书加编。我想,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 立即就答应下来。忙了一阵翻拣复印编排, 就成了这一本《长安书声》, 应是我第七本书话随笔集了。

与前几本书话随笔来比照, 文字“皆与三秦有关”, 应该是《长安书声》的特点。既是特点, 却也是它的局限。其实, 局限也不是坏事, 起码可以从这些短文, 看出上世纪三十四年

代陕西文学和出版方面的一些人和事。虽然零碎, 史料方面却还是靠得住的。至于体裁, 依然用书信话随笔体, 想写得平实一些、随意一些。有点实证, 也有一点议论; 有实证, 避免了空冷; 发议论, 表达自己一些看法。这里边, 也少不了有一些辩证色彩的文字, 扪心自问, 不过是想打捞一点失去的历史记忆或揭开曾被遮蔽的史实的一面, 倒不是要与人一较一调而立异鸣高。曾有学者说, 现在要鼓励知识分子的质疑精神。质疑当然是应该的, 任何时候, 实事求是求本求实也是做人的起码品格, 做人如此, 作文更无论焉。而鼓励这种精神, 自属大题目。一种精神要鼓励, 可见有点难度, 质疑也还会遇到麻烦的吧。不过, 这种鼓励, 倒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学术的自由, 与以前的一言定讫, 万喙息响是难以同日而语了。

说起地域文化, 陕西, 在上世纪三四十代, 恐怕是一省两制的典型, 延安是革命圣地, 西安是国统区。从政治层面上, 毛泽东同志就领导延安西安来代表革命与反动、光明与昏暗、前进与倒退。解放以后, 延安文艺研究已成显学, 其被关注度与研究成果, 可以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研究并美, 而延安以外的西安的现代文艺活动就相形见绌得多了, 即使在沦陷区文艺研究已然有人注意的今天, 它还是冷而难热。这原因, 恐怕也是多方面的, 这里不去申说。可以说一说的是, 即使在国统区的西安, 也还有过一批知名的不知名的志士仁人, 在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仪文化传统和根基, 只是在近代才日渐颓落的地面上耕耘着守护着开拓着, 从而维系了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脉在这里未曾中断。可以并不武断地说, 这里诚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热土, 但也并非被现代文学遗弃的白地。盲目骄傲当然不配, 攀附拉扯未免可怜, 一味自卑却也不必。作为受惠于这块土地的笔者和有兴趣于此的学人的责任, 就是去潜心挖掘去辩证去梳理和认识。

鲁迅先生当年深情殷殷的一段话, 时时耳提而命我们: “和我们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 我们要纪念的!” 三秦文化研究会的同人, 正是有志于此, 且实施多年的获成果者, 在编完《长安书声》的时候, 我谨对他们的年工作表深深的敬意。

2004 年 11 月 24 日西安初雪 (高信)

一家之言

一人得道, 家属出书?

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 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这种美德今已荡然无存。名人纷纷出自便是明证。不过, 母鸡下完蛋照例是要数落一番, 这也罢了——可别辩的什么鸡鸣跳将出来, 硬是要沾点光, 指指油, 那就有点可笑。比如当下, 名人出书的风还正在刮着, 名人的“身边人”竟也奈不住性子, 借着名人的效应竟相出起书来。这类书的不说, 近有刘欢夫人大谈“嫁给刘欢”、葛优他妈、他妹“都赶上了”, 眼下王蒙先生的妻子也出了一本《我的先生王蒙》。几本书一扎堆的确够热闹。还有一小道消息, 余秋雨的太太马兰女士正笔耕不辍, 写她“眼中的余秋雨”。

名人出书也要, 名人“身边人”写书也要, 说白了, 不就是“品牌延伸”, 打着名人旗号深入挖掘市场潜力嘛。毕竟这年头, 名人前浪推后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万一名人一不小心成了明日黄花, 谁还肯买单? 与其让别人来赚这个钱, 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 况且近水楼台先得月, 自个儿写还有优势。

有人愿意写有人愿意买, 旁人手画脚似乎有点多余。不过, 这事想着还真让人犯堵。不说别的, 从维护名人声誉, 爱惜其羽毛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名人“身边人”赶趟儿出书的举动实不能率而为之。“品牌延伸”策略要成功, 至少牌子要够响亮, 策略也要对头, 否则难免徒增笑料。就拿刘欢大哥来说, 他可是穿着大裤衩子还拴钥匙串在台上献唱, 观众也

60 年代, 省工会还投资修建了临潼温泉游泳池, 后交给省体委; 投资兴建省工会干部训练班部分房屋 (在省统计学校内), 后交给省委党校; 还接收续建了一些疗养院, 后都交给相关部门。

省工会积累劳保金几千万元。刘文蔚决策要将省工会对面西起北马道巷东至西金桥属五一大队的近百亩农田征下地来, 建造“陕西省职工经济文化体育中心”, 并画出了设计图。此举立即得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和全总的极力赞赏和支持。但由于“社教”、“文革”运动的开展而成了泡影。省工会的几千万元 (包括经费) 上交给省革委会。

陷入“六十一人案”

刘文蔚 1930 年任天津河北区委书记。是年 4 月, 由于河北师范学校学生刘克让叛变出卖, 刘文蔚被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逮捕, 经受严刑, 坚不吐实, 次年转押至北平军人反省分营 (草岚子监狱) 经中共狱中支部严格审查, 刘文蔚恢复了党组织关系。监狱当局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 规定反省自首者, 登“反共”启事就释放, 凡三次审查不反省者就地枪决。彭真等领导狱中党员进行了三次政治绝食斗争, 从政治上打破了反动当局的企图。1936 年, 鉴于“一二·九”运动后华北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形势, 为开展抗日解决干部缺乏问题, 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 并经中共中央批准, 刘文蔚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按照党的指示履行了手续陆续出狱。据目前仍健在的薄一波回忆, 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何梅协议”, 统治北平的奉系准备撤出, 日本军队将占领北平。如果日本人占领北平, 他们这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将被日本人所杀。如果此前他们被解往南京, 很可能被国民党当局所杀。正是为了保存这批干部, 中共中央北方局才决定让他们履行手续出狱, 这件事经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 毛泽东等人也知道此事。刘文蔚出狱后受彭真委派辗转进入陕北苏区, 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四人帮为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 由康生操纵, 于 1967 年 3 月炮制了耸人听闻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 在全国刮起抓叛徒恶风。刘文蔚一夜之间被划为“叛徒”, 遭受批斗殴打。7 月, 刘文蔚被投进秘密监狱, 1971 年被遣送大荔农场劳动。1974 年 10 月,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1967)96 号文件精神, 将刘文蔚按叛徒“清除出党; 永远不准重新入党, 由长安县革委会每月发给生活费 50 元, 交当地公安机关和群众进行监督改造”。随后刘文蔚因身体受摧残而病倒。在粉岭“四人帮”不久 1976 年 12 月含冤去世。1979 年 4 月, 中共陕西省委对刘文蔚彻底平反昭雪, 认定刘文蔚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坚持真理, 光明磊落, 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 工作积极, 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是党的好党员, 好干部, 并补上了追悼会。

结语

刘文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不懈奋斗。在革命年代, 他搞过工运、农运、坐过敌人的牢, 做过党的高级干部, 还指挥过部队; 在省工会工作的十年里, 他做了许多有益工会事业和职工群众的事。从他的身上, 后人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为把陕西工事业推向新的境界, 有赖于继承者的群公。

结语

刘文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不懈奋斗。在革命年代, 他搞过工运、农运、坐过敌人的牢, 做过党的高级干部, 还指挥过部队; 在省工会工作的十年里, 他做了许多有益工会事业和职工群众的事。从他的身上, 后人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为把陕西工事业推向新的境界, 有赖于继承者的群公。

未必有意见。但瞧他屁颠屁颠跟在老婆后面签售, 这心里让人别提多别扭了。再说袁树勋同志, 这不刚有点喜欢他, 从《卡拉是条狗》到《手机》一片不犹恐四处推荐。可他这么大白人咋就不懂, 大伙喜欢看戏, 难道一定喜欢听他妈唠叨那些鸡毛蒜皮、穿开裆裤掉鼻涕的往事?

按说, 这类书或是重要人士的家人回忆先人的人生历程和社会活动, 比如当下流行的《往事并不如烟》或是事涉历史关键, 当事人通过追忆形成史料, 如各种文史资料上那些文章; 或是像叶利钦、希拉里这些人写的自传, 也还多少有可读之处。眼下有些人却是拿肉麻当有趣, 自曝隐私赚取眼球兼商业利益, 不仅没多大意思, 从中还可以看到出版界的一圈大泡沫。浮躁、急功近利, 先捞一把再说——我所看到的无非还是这些个东西。

不过还别说, 那天, 某师大教师问台下女生毕业后想干什么, 众女生的答案归结起来有四条: 一是当中学教师, 二是考研, 三是出国, 四是嫁人(傍大款乎? 不得而知)。该讲师高声说: “不! 还有第五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写书!” 他说有人向他推荐一本小说, 他从第一页打开, 看不下去, 从倒数第一页打开, 还是看进去。但就是这样的——本小说, 起印就是 20 万册! 看来如今只要会说会话会写字的, 都可以出书了。所以对当下这股名人“身边人”出书热, 还是别太当回事为妙, 否则那真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孤云)

楹联趣话

刺袁树勋嵌名联

说起嵌名刺贪联, 还有很多, 清末陕西洛南县令路大尊, 性极贪, 虐政惊人。时人作联以刺之, 联曰:

大道生财, 时连云三千丈;

尊古炮制, 制死黎民几万人。

横批: 路断人稀。

中饱私囊, 草菅人命, 钩心锯牙食人肉, 此人一县之主, 乃是一县之贼。这类民贼也有刘竹轩。刘系民国时广东饶平县县长, 是一贪官, 时人揭露其贪污和搜刮民财的事, 有嵌名联曰:

绿竹千竿, 横扫直扫, 扫金扫银扫国帑;

瓦斤一角, 大索特索, 烹煎烹肉烹民膏。

此嵌法属燕颌格, 即把要镶嵌之字, 嵌在联语上下两句的第二字位置。刘竹轩侵吞百姓民膏的丑行, 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人民的愤恨, 是针刘竹轩的, 自然也针对了对刘失察的上司。有墨吏名双富者, 字士卿, 因贪被革职时, 有人作集文联以刺之:

士为知己

卿本佳人

上联集自《战国策》句: “士为知己者死”, 隐去“死”字; 下联集自《北史》句: “卿本佳人, 何所为贼”, 隐去“贼”字, 嵌其字而骂其死贼, 痛快痛快。晚清大吏袁树勋也是此类人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 他任上海道时, 曾参与了著名的《苏报案》, 要判章炳麟(太炎)和邹容等人有罪, 结果大出丑丑。因列强干涉, 审判章邹之案被迫在租界的“会审公廨”举行, 竟至于闹出了大笑话: 原告是清王朝, 被告是清王朝的子孙, 而左右审判结果的竟是外国人的把袁树勋“晾”了起来。就是这袁树勋, 对外柔媚, 对内却贪财好色, 绝非正人。有联讽刺曰:

树立无存, 但知藏污纳垢, 细流同归于海;

勋功何在, 除却贪财好色, 其余皆不足观;

联中首嵌其名“树勋”, 尾嵌其字“海观”。就是这个藏污纳垢, 贪财好色之徒, 竟也官运亨通, 由知县而升任江苏按察使、山东巡抚, 宣统元年(1909)还升任两江总督, 成了封疆大吏。(望城)